《越人歌》解读

吴安其

提　要　本文根据上古中期汉语中部方言的特点，构拟了汉字《越人歌》的读音，又以古侗台语为释读文本的语言，认为《越人歌》所记是以古越人寻找女情人为主题的情歌。

关键词　越人歌　汉语上古音　古侗台语　情歌

刘向(约公元前 77 年至前 6 年)《说苑·善说》，有一段来自春秋时楚大夫庄辛描绘的《越人歌》，为："会钟鼓之音毕，榜枻越人拥楫而歌，歌辞曰：'滥兮抃草滥予？昌桓泽予？昌州州湛。州焉乎秦胥胥，缦予乎昭澶秦踰渗。惿随河湖。'"据说当时的译者译为："今夕何夕兮？搴洲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顽而不绝兮，知得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说君兮君不知。"

这里所说的"王子"，即子皙，是楚共王的儿子，任过楚令尹。

几位前贤从原来的译文出发考释《越人歌》。我个人认为，文本的考释，还是从文本原文入手较好。从构拟的古侗台语看，《越人歌》所记是古越人寻找女情人的歌，而不是谦卑的越人与从未谋面的王子的对话。

一　《越人歌》读音

我们先要把汉字所记的《越人歌》用春秋时代的汉字读音读出来。上古汉语有方言的分别。早周时期诸方言脂、微合韵，后来西部方言脂、微分押。秦汉时西部方言成为权威方言，脂、微分立。《越人歌》既然是楚人所记，用的可能是楚方言。楚方言是周中部方言的一部分，是脂、微合韵的方言。

汉语的复辅音从谐声看大约到上古晚期才简化，春秋时代楚方言和其他方言仍保留着早时的复辅音系统。

上古到中古早期，邪母的演变过程为：上古早中期 *(s)gl-、*(s)ɢl-＞上古晚期 *(s)l-＞中古早期 *lj-。[①] 中古喻母来自上古早中期的复辅音：上古早中期 *(s)ɢl-＞上古晚期 *l-＞中古

① 吴安其《历史语言学》第 204 页。

早期*j-。中古为定母的大多也来自上古早中期的*-l-类复辅音。

喻四的“予”、邪母字“序”和书母字“舒”谐声，上古早、中期为*s-ɢla。

章母的“昭”与端、禅、余诸母字谐声。上古中期这一谐声组读音分化的结果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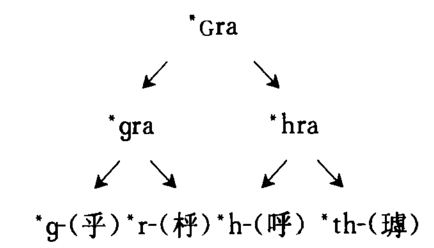
*kl-

↙ ↓ ↘

*kj-(昭) *t-(刀) *l-(韶)

周早期“刀”“召”已经有别，后来“昭”通禅母字“韶”，读音仍相近。

匣母字“乎”上古中期*ɢra，与来、晓、透诸母字谐声。这一谐声组从周早期到汉代读音的变化为：



汉字《越人歌》古音构拟如下，分行按《说苑》：

滥兮抃草滥予	*krams gi bans skhluʔ krams s-ɢla
昌桓泽予	*khjaŋ gan slak s-ɢla②
昌州州𩟵	*khjaŋ kju kju sgləm
州焉乎秦胥胥	*kju gan gra sgrin sŋra sŋra③
缦予乎昭澶秦踰渗	*man s-ɢla gra kje lan sgrin sla srəm
惿随河湖	*li sglir gar ga

二 侗台语古音

壮傣语支和侗水语支的声调有发生学上的对应关系，而黎语支与仡央语支的声调是独立发生的。壮傣-侗水语共同语的历史大约可追溯至秦汉以前。

《越绝书》：“越人谓船为须虑。”“越人谓盐为馀。”按汉字所记，“须虑”上古音*sora，“馀”*g-la。

侗台语“肉”“盐”“船”等词元音的对应关系如：

	泰语	龙州壮语	水语	仫佬语
肉	$nɯə^4$	$nɯ^4$	nan^4	—
盐	$klɯə^2$	$kɯ^1$	dwa^1	$kɣa^1$
船	$rɯə^2$	$lɯ^2$	lwa^1	—

② “泽”，与喻母“译”、书母“释”谐声，“泽”古音*slak，“释”古音*hlak。

③ “焉”，《广韵》有乾切，语气词。

古侗台语“肉”*naʔ,“盐”*gla,“船”*s-ra,可见越人语很可能是一种古侗台语。

壮傣语的 ts-可能主要来自*skr-和*kr-。如“沉”,莫语 sam^{1},佯僙语 ram^{1},<*skram。“拃”,龙州壮语 tsa:p^{7},水语 sa:p^{7},莫语 za:p^{9},布央语 ka:p^{55},<*krap。

壮傣-侗水语的辅音系统为:

p	ph	b	ʔb	m			
t	th	d	ʔd	n	s	l	r
k	kh	g		ŋ	h	ɣ	
ʔ							

-l-和-r-构成的复辅音有:

pr	phr	br	ʔbr	mr
				nr
kr	khr	gr		ŋr
pl	phl	bl	ʔbl	ml
kl	khl	gl		

s-可以与其他单辅音和上述复辅音构成更为复杂的复辅音。

侗台语送气塞音除了来自早期侗台共同语的,还有一些是后起的。后起的送气音主要来自复辅音声母的简化和浊塞音声母的清化。这一类变化似乎和汉语里发生的变化平行。

古侗台语塞音有清音、清送气音、浊音的对立,先喉塞音(内爆音)是后起的。④ 梁敏、张均如先生《侗台语族概论》构拟为*xk-和*x-的,大多来自复辅音声母,部分来自*kh-。来自*kh-及*ph-的,如:

	泰语	龙州壮语	佯僙语	黎语
上(山)	khɯn^{3}	khin^{3}	—	kha:n^{1}
劈	pha^{5}	—	pha^{5}	—
丈夫	phuə^{1}	—	—	pha^{3}-

古侗台语*gr-有两个主要的演变方向:

	龙州壮语	侗语	水语	佯僙语	拉珈语
呻吟	kja:ŋ^{2}	ja:ŋ^{1}	—	ra:ŋ^{1}	ja:n^{1}
(牛)叫	ɬoŋ^{2}	—	—	rɔ:ŋ^{1}	—

这些词的声母在佯僙语中都演变为 r-,而“呻吟”*graŋ 在龙州壮语中保存着塞音。

壮傣-侗水共同语的元音系统比较简单,大约是:a e i ə o u。壮傣、侗水语中发生过推链式的元音演变。前元音链的末端 i 变为 ai,后元音链的末端 u 变为 au。这种现象语言中是常见的,侗台语的一些方言也有过这种变化。

现代侗台语还保留着古侗台语的-m、-n、-ŋ 和-p、-t、-k 韵尾。分布在越南的侗台语的旱哈

---

④ 吴安其《汉藏语同源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 年。

拉语还保留着古侗台语的*-l 韵尾。如“新”，泰语 mai^{5}，侗语 mai$^{5'}$，黎语黑土话 maːn^{1}，旱哈拉语 maːl。[⑤] 古侗台语*-l 韵尾的演变与古汉语不同方言中的*-r 韵尾(或*-l 韵尾)的演变相近。大约在汉代，汉语的*-r(或*-l)韵尾演变为*-i 韵尾，而在早一时期的一些方言中演变为*-n 韵尾。[⑥]

侗台语到了中古早期才有与汉语相近的 ABCD 四个声调。与中古汉语平声对应的侗台语 A 调是开音节和鼻音尾音节的声调。-p、-t、-k 韵尾产生侗台语的 D 调，古侗台语可能还有*-ʔ、*-s 和*-h。

临高语较晚的汉语上声借词不带-ʔ 韵尾，早期的上声汉语借词带-ʔ 韵尾，读促声调。如，“马”maʔ^{8}，“韭(菜)”kuʔ^{7}，“奶”noʔ^{7}，“赌”deʔ^{7}，“改”keʔ^{7}。[⑦]

汉语上声音节词的伴随特征-ʔ 在一些方言中保留到中古和中古以后，中古的一些侗台语 B 调也有这个特征。一些中古的汉语借词因伴随特征-ʔ，读 B 调，可以说明汉语上声与台语的 B 调对应，都有-ʔ 韵尾，开始时声调的读法也相近。

汉代前后侗台语的南岛语借词(或底层词)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看见”，水语 ndo^{3}，佯僙语 lo^{3}，莫语 djo^{3}，古侗台语*m-ʔdoʔ，来自古马来-他加洛语的方言*mandoʔ。如马来西亚沙巴语(Sabah)andaʔ，印尼苏拉威西的戈龙塔洛语(Gorontalo)mo-ʔo-ondo。

“知道”，泰语 ru^{4}，古侗台语*ɡ-ruʔ，可能来自马来-他加洛方言。如巴拉望语 ɡadəʔ，爪哇语 wəruh。

“疤”，临高语 leu^{3}，武鸣话 piəu^{3}，毛南语 pjeu^{3}，古侗台语*pluʔ，可能来自古马来-他加洛语的方言*paliʔ。如，戈龙塔洛语 lo pali，沙巴语 limpaʔ，巽他语群的布吉斯语(Bugis)tʃebbaʔ。

侗台语 C 调来自*-s 韵尾。

“沙子”，邕南壮语 hle^{6}。邕南壮语 hl-对应泰语 r-，古侗台语*ɡ-res。“沙子”，巽他语群的萨萨克语(Sasak)ɡəres，马来西亚的木鲁特语(Murut)agis，菲律宾的摩尔波格语 ogis。

“脸颊”，毛南语、仫佬语 ŋai^{6}，<*ŋis。“脸颊”，木鲁特语 piŋas，他加洛语 pisŋi，<*piŋis。

“脾”，侗语 mja^{5}，拉基语 mɑ^{45}，<*ʔmlas。[⑧] “脾”，菲律宾马京达瑙语(Maguindanao)lemas。

“沸”，邕宁壮语 plaːu^{6}，侗语北部方言 tau^{6}，毛南语 phjaːu^{5} <*blu-s。“沸”，印尼语 mərebus，锡克语 pura。

侗台语诸支的声调没有共同的来历，但有相同或相近的起源条件。诸语 C 调的一个主要来源是*-s 韵尾。

*-h 韵尾可能也与壮傣、侗水语 C 调的发生有关。如：

“红色”，侗语 ja$^{5'}$<*rah，来自南岛语。“红色”，印尼语 merah，亚齐语 mirah，古马来-他

⑤ 吴安其《汉藏语同源研究》第 246 页。

⑥ 潘悟云《上古汉语的韵尾*-l 与*-r》，《民族语文》2007 年第 1 期。

⑦ 吴安其《汉藏语同源研究》第 86 页。

⑧ 拉基语舒声 45 调，可与布央语峨村话 11 调(C2)对应。

加洛方言*mirah。

壮傣、侗水诸语的 ai 韵主要有两个来历：*ar 和*i。来自*ar(和*al)的：

	泰语	武鸣壮语	侗语	水语
新	mai^{5}	mo^{5}	mai$^{5'}$	m̥ai^{5}
叶子	bai^{2}	baɯ^{1}	—	—

来自*i 的：

	布依语	侗语	水语	佯僙语	拉珈语
野的	za:i^{6}	la:i^{5}	la:i^{5}	—	la:i^{6}
嚼	ȵa:i^{3}	ŋai^{3}	—	ŋa:i^{2}	ȵa:i^{5}
鞋	ɦa:i^{2}	hai^{2}	—	ɣa:i^{2}	—

“野(鸭)”，德宏傣语(pet^{9})li^{3}<古侗台语*gli。

“鞋”，汉语借词，汉语中古早期读音*ɣei，侗台语*ɣi。

三　解读

结构主义历史语言学的基本观点是，语言的演变是结构的演变，古今语结构上有对应关系。研究古代的语言，可以根据后世亲属语的对应关系确定它们的语音、词汇和语法。这种比较的办法就是语言的历史比较。

文本的一个词、一句话，或一个篇章，字面上是一串符号，所代表的意义可以被译为另一种语言，是因为两种语言的语义空间可以建立一定的对应关系，这是释读的前提。释读 2500 年以前的侗台语，不用当时的汉字读音来转写当时的汉字文本，是读音考证的失误，失去了解读的意义。

了解文本事件，文本释读的过程中合理推测涉及时空的情况和人物，是文本释读中必不可少的工作。《越人歌》原来的解释也许是船夫的搪塞或译者的编造。庸俗的文人靠拍马屁混口饭吃，哪个时代都有，不必当真。

根据《越人歌》文本中词的意义，共是八行，每行四个音节。古侗台语与今侗台语类似的是 SVO 语序，修饰语在后，押腰韵。

根据以上的拟音，解读如下：

*krams　gi　bans　skhlu?⑨.　　　晚上梦里情人，

晚上　　处　梦　　(女)情人

⑨ “晚上”，壮语 ham^{6}，毛南语 ʔȵam^{5}，古侗台语*krams。

“处所”，武鸣壮语 ki^{2}，毛南语 ci^{6}，古侗台语*gi。“这里”，武鸣壮语 ki^{2}nei^{4}，毛南语 ci^{6}na:i^{6}。

“梦”，泰语 fan^{3}，布依语 pan^{2}，古侗台语*ban。

“(女)情人”，布依语 sa:u^{1}，仫佬语 kɣa:u^{4}ja^{4}(男情人)，古侗台语*skhlu。

*krams　s-gla　khjaŋ　gan[10]　　晚上岸旁找寻。

晚上　找　旁边　岸

*slak　s-gla　khjaŋ　kju[11]　　夜里在樟树旁寻觅，

半夜　找　旁边　樟树

*kju　sgləm　kju　gan[12]　　樟树抱着樟树。

樟树　抱　樟树 茎

*gra　sgrin　sŋra　sŋra[13]　　声音喊干干，

声(音)　喊　干　干

*man　s-gla　gra　kje[14]　　他找老祖母。

他　找　祖母　老

*lan　sgrin　sla　srəm[15]　　住家叫三幺儿，

住家　喊　幺儿　三

*li　sglir　gar　ga[16]　　山雀爱茅草(汉人)。

麻雀　野的 爱　茅草

歌词叙述了一个情人在过去幽会的傍山依水之处等待和寻找对方，未能如愿。

“(女)情人”，布依语 sa:u^{1}，古侗台语*skhlu。试比较：

---

⑩ “旁边”，泰语 kha:ŋ^{3}，龙州壮语 ha:ŋ，古侗台语*khaŋ。

“寻”，壮语 ɣa^{1}，仫佬语 la^{4}，德宏傣语 xa^{1}，古侗台语*sla。

“岸”，布依语 zan^{5}，侗语 ɬan^{1}，古侗台语*sgran。布依语 z-<*r-。

⑪ “半夜”，保定黎语 ɬo:k^{7}(tshop^{7})，古侗台语*slok。疑*slak 与汉语“夕”有词源关系。

“樟树”，布依语 ka:u^{3}，毛南语 ka:u^{3}，古侗台语*kjuʔ。(声母构拟参考《侗台语族概论》第 158 页)

⑫ “抱”，泰语 ʔum^{3}，仫佬语 ŋ̊əm^{3}，水语 ʔŋəm^{3}，古侗台语*sgəmʔ。

“茎”，泰语 ka:n^{3}，毛南语 kan^{6}，古侗台语*gan。

⑬ “声(音)”，水语 lo^{5}，毛南语 ŋgɔ^{1}，古侗台语*gra。

“喊”，仫佬语 tin^{3}，靖西壮语 ro:n^{6}，古侗台语*sgrins。

“干”，毛南语 sɔ^{3}，仫佬语 khɣɔ^{3}，古侗台语*skraʔ。

⑭ “他”，泰语 man^{2}，龙州壮语 min^{2}，水语 man^{1}，古侗台语*mən。

“祖母”，布依语 ja^{6}，莫语 ja^{4}，水语 ja^{4}，古侗台语*graʔ。

“老”，泰语 ke^{5}，仫佬语 ce^{5}，古侗台语*kjeʔ。

⑮ “住家”，临高语 lan^{2}van^{4}，侗语 ja:n^{2}，古侗台语*lan。

“幺儿”，傣语 la^{3}，龙州壮语 la^{3}，古侗台语*slaʔ。

*srəm “三”，古汉语借词。

⑯ “麻雀”，武鸣壮语 lai^{3}，龙州壮语 klai^{3}，莫语 le^{3}，古侗台语*kliʔ。

“野的”，布依语 za:i^{6}，德宏傣语-li^{3}，侗语 la:i^{5}，古侗台语*gli。(《侗台语族概论》第 214 页把这个声母构拟为*dl-，如“指甲”，侗语 ljap^{7}，武鸣壮语 kjap^{8}，当来自*gra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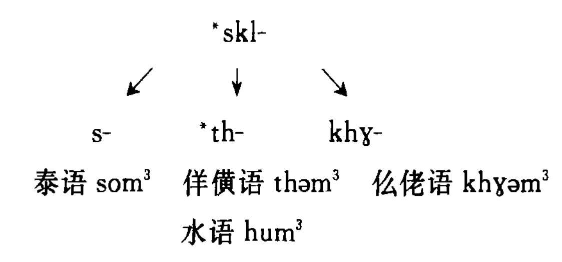
“爱”，武鸣壮语 kjai^{2}，毛南语 ŋgai^{1}，古侗台语*gar。

“茅草”，武鸣壮语 ha^{2}，龙州壮语 ka^{2}，拉珈语 ja^{2}，古侗台语*gra。

“汉人”，侗语 ka^{4}，水语 ka^{4}，古侗台语*gaʔ。(《侗台语族概论》第 225 页)

	泰语	布依语	仫佬语	水语	佯僙语
酸	som^3	$sɔm^3$	$khɣəm^3$	hum^3	$thəm^3$
白米	$saːn^1$	$saːn^1$	$taːn^1$	$haːn^1$	—
肠子	sai^3	sai^3	$khɣəːi^3$	$haːi^4$	$thaːi^4$

侗台语 *skl-的演变大约是这样的：



参考文献

梁　敏　张均如　1996　《侗台语族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潘悟云　2000　《汉语历史音韵学》，上海教育出版社。

吴安其　2002　《汉藏语同源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　2006　《历史语言学》，上海教育出版社。

郑张尚芳　2003　《上古音系》，上海教育出版社。

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第五研究室　1985　《壮侗语族语言词汇集》，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吴安其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所　100081）

编者按：

关于《越人歌》，很多学者都进行过研究解读，例如韦庆稳先生《越人歌与壮语的关系试释》（《民族语文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郑张尚芳先生 Decipherment of Yue-Ren-Ge（《东方语言学报》*CLOA*22:2，1991。中译文载《语言研究论丛》第七辑，孙琳、石锋译）、周流溪先生《〈越人歌〉解读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1993 年第 3 期）等。本期我们又发表吴安其先生的解读文章。他们研究的角度和采用的方法各不相同，结论也有差异。这都为我们提供了不同的视角，希望读者能够从中获得启示收益。

Nankai Linguistics

Volume 12

Abstracts of Main Papers in This Issue

Wang, William S.-Y. Evolution Perspective and Chinese Linguistics

This paper adopts 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in which human language emerged as a mosaic, integrating and building upon many sensory, motoric, computational, and memorial endowments that are especially well developed in our species.

I report briefly on two research directions currently pursued in our group in Hong Kong. In one direction, we simulate language emergence by multi-agent interaction; we find that the lexicon co-evolves with morphosyntax, and that sentential order results from generalized phrasal order. In the other direction, we study how language processing is reflected electrically in brain waves. We discover that linguistic anomalies are detected very early in the ERPs, and that lexical tones are perceived categorically even when our attention is occupied elsewhere.

The paper suggests that language should be studied in a broad multi-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blending the synchronic with the diachronic, the individual with the communal, the biological with the social, the theoretic with the applied. Results from these many areas will eventually converge to the "consilience" in the sense recently defined by E. O. Wilson.

Key words: evolution perspective; Chinese linguistics; research direction; multi-disciplinary

Wu, Anqi. An Explanation on *YueRenGe*

According to the middle dialect characteristics of mid-old Chinese, the pronunciation of characters in *YueRenGe* are reconstructed. Basing on old Dong-Tai language, *YueRenGe* is regarded as a love song for sweetheart of old Yue people.

Key words: *YueRenGe*; phonology of old Chinese; old Dong-Tai language; love song

Zuckermann, Ghil'ad. Hybridity versus Revivability: the Genesis of the Israeli Language — Multiple Causation, Forms and Patterns. Translated by Wang, Xiaomei; revised by Zeng, Xiaoyu

The aim of this article is to suggest that due to the ubiquitous multiple causation, the revival of a no-longer spoken language is unlikely without cross-fertilization from the revivalists' mother tongue(s). Thus, one should expect revival efforts to result in a language with